

也!”《孙子》又曰：“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”张预注曰：“苟有必胜之道，虽君命不战，可必战也；苟无必胜之道，虽君命必战，可不战也。与其从令而败事，不若违制而成功。”^⑧此役，洪总督并不是“真将军也！”洪承畴谋略不周，轻进顿师，进不能突围，退不能善后，刚愎自负^⑨，拒纳善谏，兵败疆场，垂辮降北。

由上可见，明清松锦之战，明朝方面，总督成擒，全军败殁；清朝方面，连克四镇，获得大胜。就兵略而言，其关键在于明军统帅洪承畴兵略之错误，清军统帅皇太极兵略之正确。一次独立战役的胜败，主帅的谋略是争战否泰演化的枢轴。所以，洪承畴作为松锦之役明军的统帅，其兵略之错误，是难辞其咎的。所谓松锦兵败“主要并非洪承畴的过失”和“败是正常的，不败是不可能的”之论断，颇有商榷余地。洪承畴在《明史》中无传，在《清国史》中也无传，在《清史列传》中才有传。清人在其传记中多有讳饰，论者或多忽视对其错误兵略做理性的批评。洪承畴的松锦兵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明朝与后金——清自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（1618年）抚顺第一次交锋，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清军人关前，在近三十年间，曾发生大小百余次争战，但对明清兴亡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战役，即萨尔浒之战、沈辽之战和松锦之战。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正式军事冲突的开端，标志着双方军事态势的转化——明辽军由进攻转为防御，后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；沈辽之战是明清激烈军事冲突的高潮，标志着双方政治形势的转化——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终结，后金在辽东统治的确立；松锦之战是明清辽东军事冲突的结束，标志着双方辽西军事僵局的突破——明军顿失关外的军事凭藉，清军转入新的战略进攻，为定鼎燕京、入主中原奠下基础。

明清辽西争局的历史事实表明，熊廷弼在广宁之战中的“三方布置策”是一个空

泛的兵略，它是导致明军广宁之败的重要因素。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的“硬拚蛮冲”是一个鲁莽的兵略，它造成了天命汗宁远兵败、病发身死。皇太极在入口诸战中的“远袭掳掠”是一个野蛮的兵略，它使崇德帝失去中原民心、错过燕京登极机会，铸成其终生之憾。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的“轻进顿师”是一个愚蠢的兵略，从而导致明军松锦兵败。由是，可以得到历史的启示：在帝制时代，一个军队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其胜败，其荣辱，其盛衰，虽然原因复杂，但是并不多极。一个军队的兵略，一个民族的政略，一个国家的方略，对这个军队的胜败，对这个民族的荣辱，对这个国家的盛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但是，军队的兵略、民族的政略、国家的方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军队的统帅、这个民族的领袖、这个国家的君主。因此，要取得军事的胜利，就要有一个优秀的统帅及正确的兵略；要取得民族的繁荣，就要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及正确的政略；要取得国家的强盛，就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及正确的方略。在这里，民众的巨大力量固然不容忽视，但需要有一定的条件，这个历史条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

- ① 《明史·熊廷弼传》第259卷，第6696页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- ② 《明熹宗实录》第13卷，天启元年八月庚午朔。
- ③ 《明熹宗实录》第11卷，天启元年六月辛未朔载：“为恢复辽左，须三方布置：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，以形势格之，而辇其全力；海上督舟师，乘虚入南卫，以风声下之，而动其人心；奴必反顾，而亟归巢穴，则辽阳可复。”
- ④ 阎崇年《清净化城塔名辨正》一文，据《妙法莲华经·化城喻品第七》诠释：“化城”出自佛典。化城，是指一时化作之城郭。其喻意是，一切众生成佛之所为清净宝所，到此宝所，路途遥远险恶，惟恐众生疲倦退却，于途中变化一座城郭，舍宅庄严，楼阁高耸，园林葱郁，渠流淙淙，使之在此止息。众生到此止息，即灭幻化之城。文载《燕步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⑤ 《明史·熊廷弼传附王化贞传》第59卷，第6697页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